

教学过程中文学经典深入人心的四种路径

徐 振

(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 当前中文学科的教学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以讲授文学史、概论原理等代替解读经典的现象。不读原典在文学史乃至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实为当前中文学科教育的重大弊端之一, 这已经引发了教学中的一系列困境。研读经典是教与学的正确途径, 但进入经典也非一蹴而就。论者以为可以考虑从四种途径切入: 第一, 利用读图时代的优势, 重视图像叙事的引入功能; 第二, 面对浩如烟海的典册文本, 重视经典文本原典选辑的基础功能; 第三, 重视经典评论的阐释功能; 第四, 重视历史哲学材料的辅助功能。

关键词: 经典; 图像叙事; 原典选段; 经典评论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18) 02-0104-06

Four Approaches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Classic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Studying

XU Z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common practice of teaching Chinese subjects involves introducing literature history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instead of reading classics,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drawbacks of the current Chinese subject education and has triggered a series of problems.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lassics is never an easy thing but this is the right way that leads to real knowledge. Four approaches can be adopt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s. First, we may take advantage of image-reading popular in this era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image narrative. Second, given a large number of texts, the role of original classical text selections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Thir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function of the classical commentary. Last, the auxiliary function of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materials should be valued.

Key words: classics; image narrative; original classical text selections; classical commentary

毋庸置疑的是, 脱离经典的后果必然就是失去人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失去核心竞争力, 就意味着这个学科的生命力的枯萎, 然后被历史所淘汰。

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情况而言, 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忽视、轻视经典的情况堪忧。以中文学科为例, 不读原典在文学史乃至文学理论教学的

过程中实为当前中文学科教育的重大弊端之一, 这已经引发了教学中的一系列困境。例如有论者在谈到文学理论教学时, 一方面是学生厌学, 因为层出不穷的概念、范畴、术语往往让学生不知所措, 虽然为应付考试花费了大量时间记忆背诵“重点难点知识”,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考完就忘记。另一方面是教师厌教, 当授课教师花费时间

心血备课之后收获的并不是认真聆听与掌声，而是“台上万分激动，台下一动不动”的现状，教与学本就是彼此相互促进的事业，久而久之，教师必然也会心灰意懒消极怠工。造成这种“双输”的原因有很多，譬如课程时间的安排，各类教材的缺陷等^[1]，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不读理论原典。教材只是指南不能取代原典自身。当学生捧着这些经过后人阐释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教材时，他所获得的最多也就是某种模糊的概念框架，无论是经典的文学作品还是经典的理论文本，经过教材体式的解读后精神意韵必然有所流失，作为精华部分的原典则被略过。很多前辈学者甚至不愿意将古老的经典文本如《诗经》、《文心雕龙》等译为白话文，原因在于这些文本一经翻译之后自身的魅力和内涵大打折扣。将古文今译尚且有如此折损，教材体式的讲述和原典更是判若云泥，这一类的讲述也因讲述者的造诣而参差不齐，长此以往，人文素养的提升以及专业核心竞争力必受影响。

论者以为，中文学科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教学离经典日渐疏远。有研究者指出，偏离经典的表现有解构与颠覆经典，经典接触浅层化，代读经典的“稀释化”等若干形态^[2]。《大话西游》、《水煮三国》、《麻辣水浒》、《细说红楼》以及《Q版语文》等固然是对传统解读的解构，但能够解构的前提必然是对对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种“恶搞”经典的形式虽不值得倡导但却无伤大雅。至于代读经典，不必要夸大它的“严重后果”，导读有导读的好处，易中天等人的代读实际上是拉近了读者与经典的距离，因为经典自身具备一定的难度，无人引领确实难以一窥堂奥。真正构成问题的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的功利主义阅读，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经典的疏离，因为经典的功效并非立竿见影，没有多少人有责任心去细致玩味。兼之手机广泛使用导致的异化，网页片段的阅读取代了深思熟虑，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早已悄然侵入象牙塔。

研读经典是学问的正途，这一点已被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如尤西林认为原典阅读受到了诸种概论模式的挤压，而研读经典文本的能力才是文科生的基本考核指标^[3]；曹顺庆倡导以阅读中国文化原典和西方文论原典的培养方式^[4]；刘梦

溪认为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赖于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5]。但经典的难度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何回归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论者以对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为例，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实施以经典为教学中心的计划。

一、重视图像叙事的引入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读图时代”的到来成为现实，今天这个时代，文字已经让人感到“厌倦”，图片的丰富鲜活则刺激着读者的眼球。当下也是一个视觉欲望畸形膨胀的时代，电视、电影、电子游戏已经强势攻占了诸多大学生的生活领地，语言符号的魅力在不断弱化，读者的阅读能力也在不断退化，“一心只读圣贤书”俨然成为历史的陈迹。文化工业的扩张使得众多文学作品被影视“殖民化”，愈来愈多的文学经典被搬上荧幕转换为图像产品，这无疑助长了读者凭借图像媒介理解文学名著的风气，看起来似乎是读图的趋势远胜读书的乐趣，这种现象是堪忧的^[6]。文学消亡论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毋庸置疑的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确实使得文学的艺术形式发生了转变，也有不少学人撰文批评当今的时代是一个“阅读之死”、“文学之死”的年代。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当下的图像阅读、网络阅读是一种浅而轻的阅读，其导致的结果是思维障碍。但不可否认的是图像叙事可有效弥补语言符号叙事的不足，视觉的直观生动性有利于刺激读者了解、阅读的欲望。“读图时代”的不期而至未必就全是坏事。从审美的角度看，语言符号与图像各有特点，图像与语言符号可以形成“互文性”的关系。语言符号具有抽象性，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召唤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和体验，而图像则将语言符号的内涵直观形象化，给阅读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快感。

对比一下就会知道，即便是百度、谷歌、维基百科等介绍词条内容时都会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告诉读者，反观我们的各类教材资料，在形式上远不如网页有图有文那样丰富多彩，这就不怪学生获取知识时宁愿百度百科了（此处暂且不讨论其信息是否可靠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文学就

真的终结了,黑格尔在1828年就曾经提出艺术终结结论,此后各种各样的终结论层出不穷,诸如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等等。事实上,黑格尔作为哲学家,他的判断具有辩证法的特性,“终结”既有结束的含义,也有重新开始、重生的含义,世人多注意到了结束的含义,普遍缺乏对其辩证法的考察^[7]。论者以为,诸如“阅读之死”、“文学之死”、“艺术之死”之类的提法过于片面,貌似新奇,实则无效。与其谈论各种“死”法,不如想想在如今这个时代如何利用图像的优势为进入经典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情。美国文学理论家米勒认为文学系的课程以训练阅读写作为主,经典作品是重点,但概念需要拓宽,同时应该将绘画、电影、电视、历史文物等全部纳入阅读范围^[8],这种开放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教学中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处理经典与绘画电影等附属文本的关系。

相较于悲观地讨论文学之死,依托现代传媒与文化工业产品引入图像叙事引导读者接近经典是更切实的方法。这一点在教学中其实有明显效果。例如说为本科生讲授古希腊神话的内容,希腊诸神有一个特点叫做神与人“同形同性”,“同形”这种特点用语言是无法传达的,必须采用图像叙事才可以让学生理解清楚。丹纳认为,希腊诸神之所被称为神,是因为诸神比凡人更加强壮有力,更美丽,生活更幸福,“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9]77},所谓美丽的人体,是指古希腊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与古希腊人的认识相关,和现代人将肉身隶属于头脑不同,希腊人认为呼吸有力的胸脯……以及刚健有力的臂膀都体现了“肉体的庄严”^{[9]78}。他们竭力要使肉身表现出力量与健美,“在希腊人眼中,儿子能有全希腊最结实的拳头和最轻快的腿,便是享尽人间之福”^{[9]76},肉身的完美受到推崇,被视为是神明的特性,奥林匹克竞技冠军可以被选为将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古希腊人对肉身的重视以及诸神的形体特征必须从图像叙事中去寻找,只有观看太阳神阿波罗、宙斯等诸神的雕像(图像),初学者才能体会诸神与凡人形体相同但又高于凡人的特征,再结合对神话故事情节的解读,神与人“同形同性”的特征才会入脑入心,反之,

仅仅根据语言符号去推测,无法领会希腊神话的这一特征。

二、重视经典文本原典选辑的基础功能

众所周知,不论是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外国文学作品,都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对于初学者来说,根本就不必蜻蜓点水、面面俱到。有论者认为目前的现状是课程设置存在着多、空、旧、窄的问题^[10],其矛头指向分别是课程设置的重复交叉、概论盛行导致的学风空疏、教材陈旧、专业细化导致的匠气十足。依论者来看,其核心问题在于教学中经典意识的缺失,例如说课程设置的问题,那些离我们时间太近,未经时间沉淀和历史选择的学科知识,拿来做研究没问题,但是否值得在本科教学中花费巨大精力是值得认真拷问的。概论、通论类的课程貌似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得出“普遍规律”,但脱离了经典实则流于游谈无根。至于教材,其实并不关涉陈旧与否的问题,因为无论多么“新”的教材也终究只是一代人对于文学经典的一种认识和解读而已,不能代表经典自身。最后一点,我们很遗憾地发现专业细化不仅没有造就高水平人才,就连一般的“匠人”层次也没达到。

刘勰在谈“论文叙笔”时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1],这段话讲的虽然是对各类文体的研究,但实际上已经是方法论的总结。其中“选文定篇”的观念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面对海富山藏文献,如何取舍对于初学者至关重要,“选文定篇”即是我们研习的不二法门。著名学者赵敦华教授谈到如何学习西方哲学时认为,只是读西方哲学史而不读哲学经典,就如同是只看了菜谱但是没尝到菜的味道。当然,对于初学者而言,即便是一开始就读原典也可能是一头雾水,故此哲学史和原著选辑需要对位阅读,赵敦华靠着熟读哲学原著选辑,打下坚实的基础,乃至出国深造所获得的成就也远远高于那些读过若干本原著但是一知半解以及缺乏系统知识的国外学生^[12],原因就在于他对于原典选段的把握,这种原著选辑自身就是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编排,其次也代

表了各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干。这里谈的是西方哲学的学习，其实对于学习文学也是同样的道理，就中国文学而言，堪称经典的选辑有两部，其一是《昭明文选》，其二是《古文观止》，当前的任何作品选都不可能超出这两部选辑的水准。就外国文学作品选辑而言，当然也有《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这一类的选本。

尽管不缺乏好的原著选辑选本，目前的问题是在教学过程中对于经典选段缺乏足够的重视。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讲授文学史取代讲解文学经典的现象非常普遍，背诵教条忽略经典文本的现象也是常态。不论是“教”还是“学”都走入了本末倒置的歧途，文学史一类的教材越编越多，但是“作品选”却没有较好的版本出现，学生花费大量时间背诵教条以便获取高分，但就是没有时间阅读背诵文学原典，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教”与“学”费时费力，但学生所收获的东西与专业所预期的效果南辕北辙，值得警惕的是，本科阶段的这种模式已经扩展到了研究生阶段^[13]。另外，就现有的文学作品选辑而言也是缺点颇多，集中表现有两点：第一，缺乏导读性质的材料。目前外国文学作品选一类的资料基本只是停留在“选”的层面，一部经典选取其中的某一部分，然后汇编成册，对于初学者而言，因为缺乏上下文的语境，故此阅读起来往往不知前因与后果。第二，经典选段缺乏注释性的材料。注释一类的信息对于初学者至关重要，它是了解文本细节的密钥，尤其是一些难度较大的文学文本，例如但丁的《神曲》，因为涉及大量人名、事件，如果没有注释，初看可能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除此之外，因为外国文学经典数量众多，兼之小说类文本多是大部头著作，因此如何有效选取也确实有较大的难度。

概言之，论者认为，文学史就应该精而薄，因为它只是初学者的指南，是归纳法的结果而不是演绎法的呈现，完全不必要写成“通史长编”对经典“越俎代庖”，真正应该做好的工作是作品选辑，这才是教与学的中心，优秀的作品选辑不仅能给初学者打下良好的基础，也能调动读者阅读经典全本的兴趣，其功效绝非东搬西抄的文学史可以比拟。

三、重视经典评论的阐释功能

从现有的教材内容来看，外国文学史不大注重对经典评论的引入，教材体式的解读倒是被初学者奉为圭臬。实际上，经典评论的价值远远超出教科书的解释，经典评论是引导初学者进入经典的法门，代表着对经典文本的正确阐释。研读经典评论，既有助于初学者把握经典文本的深层次内涵，也有助于其对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理论的洞察与领悟，同时可以训练初学者的学术研究能力。借用严羽论诗的话来讲就是入门要正，立志须高，况且“学其上，仅得其中”^[14]。如果初学者从始至终取法的都是教科书式的阐释这种层次，那么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从中获得多少收益呢？当前外国文学史教材中存在着不少误导性的解读，以讹传讹的现象在教学中也是比比皆是。例如说对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解读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日本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引入中国后，我们的批评家往往从儒家道德主义的立场对这部作品展开“批评”。公开批评“国内某教材”或引争议！那么作者紫式部的态度就无法解释了，作者在小说第二回就说：“其实此人一生遭受世间讥评的瑕疵甚多……因而竭力隐秘，却偏偏众口流传。这真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15]。试问作者为什么要为人物作如此辩解？

要理解光源氏的行径，还得回到对经典评论的研读上来。日本十八世纪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所撰《紫文要领》属于对《源氏物语》的经典评论。本居宣长认为，阅读物语文学，第一要义是“感知物哀”^{[16]798}，也就是要懂得世态人情，所谓通人情，就是将人情如实描写呈现在眼前，使得读者认识和理解人情，使得他人之情与读者相联通，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善”，也就是“知物哀”，反之，看到他人悲伤忧愁而麻木不仁，则称其为“恶”。在儒家和佛家的观念中，男女私会是恶德败行，但是物语不是要对这种德行进行评价，其目的在于感知“物之心”、“物之哀”。“看到对方的美丽而动心，就是感知‘物之心’……就是感知‘物之哀’”^{[16]822}。故此，日本的古物语和儒家

或佛家之类的书籍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而是教人感知“物哀”^{[16]820}。

概言之,《源氏物语》体现的是日本文化中独特的审美观,不可以常理揣度。关于“知物哀”的阐述,本居宣长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蓄积污泥浊水并非是要欣赏污泥浊水自身,而是要凭借污泥浊水培育出纯洁的莲花,要欣赏莲花之美,就不能没有污泥浊水^{[16]860},所以深知“物哀”者绝非轻薄放荡之徒。《源氏物语》的宗旨是展现“物哀”,而不是道德劝诫。对读者来说,阅读此书重在“知物哀”。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教学中我们发现,不论是教材还是中译本的引导性序言,对于《源氏物语》的主旨大都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其根本在于我们未能摆脱自身的文化本位主义,同时也忽视了经典评论的引导功能。《源氏物语》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很多时候,我们人为地将世界文学经典进行简单粗暴的处理,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和摇曳多姿故事情节压缩为干瘪枯燥的说教,使得初学者对此有了轻慢之心,而无法领会每一部文学经典独特的审美特点。故此,经过一学期乃至一年的学习后,初学者所获得的不外是些皮毛,对于其精髓所在,则往往莫知其所终。

四、重视历史哲学材料的辅助功能

文学的界限一直是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历史上曾经将奖项颁发给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一“问题”在二十世纪以来形成争议但未得到解决。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的现代意义是从十九世纪真正出现的,他以英国文学为例证明英国文学的兴起是因为曾经作为社会“黏合剂”的宗教在科学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于是英国文学继续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因为文学是靠经验和情感发挥作用,适宜于完成宗教遗留的任务^[17]。概言之,用我们今天所秉持的文学的观念框架是套不住以往的历史现象的,因为文学从它的源头处开始就不是界限分明的。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不可能为今天任何一门学科所独享。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本身就是一种

综合性的视角与抱负,今人何必非要将其纳入狭隘的历史框架之中呢。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就认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时代,知识没有像现在这般分割,莎翁向我们全面展示了人类的状况,因此文学系对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拥有特权^[18]。

中国古典诗学中素有知人论世的提法,我们阅读外国文学经典当然也需要了解作家生平经历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这些东西构成了经典的“背景”和“底色”,在认识这些“背景”和“底色”时,哲学与史学类的材料是理解经典必不可少的补充。目前的现状是,无论是“教”还是“学”,对于这种哲学与史学材料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材体的讲述之所以流于表面,原因就在此:一无哲思的深度,二无史实的厚度,三无斐然的文采。而是很突兀地将所有作家作一种流水账式的简介,这种资料的堆砌对于教与学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少作用。再者,今天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在历史上往往是多重身份,但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诗人、哲学家、神学家三重身份^[19],而今天的文学史教学则主动将但丁的另外两重身份给忽略掉了。

文学与历史、哲学等本来就是水乳交融的状态,强行在这种交融之物中单独剥离文学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尽可能还原其本来的形态,在具体的教学中,就需要将与经典作家及文本相关的哲学与历史材料作为背景及底色“还原”出来。例如说关于作家的生平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选用历史资料来“呈现”而不是采用转述的方式?关于时代的哲学思潮,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选取哲学著作的片段来告知读者其要义?而不是经由他人的阐释。论者以为,在对待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时,具有原典性质的史料和哲学片段有利于辅助学生理解经典,对于佛罗伦萨诗人但丁和他的《神曲》的理解即是如此。薄伽丘(1313—1375)作为但丁(1265—1321)的同乡以及和但丁的时代接近的人文主义者,其所撰的《但丁传》对于我们走进大诗人的内心世界无疑有巨大的帮助。再者,《但丁传》绝非教材体式的那般生硬,其自身兼有文采与史实的双重特点。理解但丁的《神曲》需要理解诗人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这就需要到但丁的《论世界帝国》(或译《帝

制论》)中寻找答案。但丁认为人类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人类的缰绳是由一对骑手按照人类的双重目的来掌握的”^[20],这一对骑手一为君主,一为教皇。君主之权力来自于上帝,其职责所在是以“人智”治理国家,使现世成为人间乐土,这是尘世的幸福。教皇执掌天国钥匙,以“神智”化育芸芸众生,以待来世进入上帝之城,这是永生的幸福。但丁是主张政教分离及平等原则的,故此在《神曲》中对破坏这种分离及平等原则的教皇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处置”:已经卸任的和在位的罗马教皇被安置和即将被安置在地狱之中饱受烈火灼烧^[21]。无论是《但丁传》还是《论世界帝国》,这些文献对理解《神曲》的作用是巨大的,教条式的陈述无助于我们理解经典。

五、结语

经典是教与学的根本,若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不注重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试图凭借文学史、概论、原理类教材理解文学无异于南辕北辙。经典是一把了解民族文化的钥匙,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的结晶。人文精神蕴含在经典之中,脱离了对经典的阅读、体验和感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人文精神的培育也就只剩下一个概念,最终成为一句空话。而人文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点著名学者杨叔子院士早有回应:“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22]。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硬实力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却关系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宋晓云. 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向原典阅读的回归[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08.

- [2] 张筠. 经典阅读现状的应对路径:回归原典[J]. 图书情报工作,2013(13):44-45.
- [3] 尤西林. 经典文本导读在大学人文学科教学中的地位[J]. 高等教育研究,2003(3):71-75.
- [4] 曹顺庆. 无学术大师时代的文艺学危机[N]. 社会科学报,2009-12-24(005).
- [5] 刘梦溪. 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N]. 光明日报,2010-03-25(010).
- [6] 周宪. 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79.
- [7] 王轻鸿. 信息科学视域与文学研究转型[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69.
- [8] Miller J. Hillis, Theory Now and Then[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392.
- [9] 丹纳. 艺术哲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0] 曹顺庆. 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之我见[J]. 中国高等教育,2000(21):42.
- [11]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727.
- [12] 赵敦华. 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
- [13] 闫引堂,王丽君. 精读原典:培养文学研究生的学术原创能力[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2):19.
- [14]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
- [15] 紫式部. 源氏物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7.
- [16] 王向远. 日本古代诗学汇译[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14.
- [17]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25.
- [18] 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 莎士比亚的政治[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
- [19] 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6.
- [20] 但丁. 论世界帝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7.
- [21] 但丁. 神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74-76.
- [22] 顾子筠. 人文观照树魂立根——杨叔子院士访谈录[J]. 科学中国人,2006(8):40.

(责任编辑:赵惠君)